

錢濟鄂著



中國語文的起源與流變

謝鴻軒敬題



錢濟鄂著



中國語文的起源與流變

謝鴻軒敬題



中國語文的起源與流變

宏文藝苑叢書之二十

作者：錢濟鄂

通訊處：臺北市郵政信箱第十二一六號・郵區一〇〇

編輯：周添文

贊助者：許明溪・蘇州丕

出版者：洛杉磯中華詩會

新加坡木屋學社

歲次：民元戊寅年二月
西曆：一九九八年二月

因將遠去，與中國再見。謹以此書，敬獻予

生我、拊我、育我、長我、佑我、眷我、啓我、庇我、

恩深似海，德高比山，無以爲報之

祖國山川、大地，暨

義、農以來，列祖列宗，諸聖諸賢之靈。以見海外遊子，不敢忘本之心。

凡不好華文、楷書者，自不宜披閱。以免使汝勿悅，促汝不幸！

卓序

錢子濟鄆先生，其學博通中西，直貫古今。世人景仰他卓越成就，尊之爲錢大師。而其本來大名，反而隱之幾逸。遂易言之，人謂錢大師云云。誰能不知，乃稱錢子濟鄆先生其人呢？

錢子濟鄆先生，自美返臺後，因友人之介，遂相識。

因而得知其爲人，教而不厭，勤而不倦。朝於斯，夕於斯；昔於斯，今於斯。故其爲學也，有如老農之耕，良工之冶。從博而歸約，從約而演博，博約而不失其旨。讀書著述之餘，經常即心而格物，或者即物而格物。有其言，言必於學；有其行，行必於學。推而語默，動靜之時，無一不在於學，學以正世人，所失之精者也。

因之，錢子濟鄆先生的平生及其學問，每每緊扣中國，與華族的方向有關。以是論其風範之美，能不謂爲：乃站在文化上與文明上的一位領航，前進的羅經人物嗎？

我不是有意推譽，足以事實而爲之證引。正如彼之近著一書，署名曰中國語文的起源與流變，凡一十六章，都廿餘萬言之譜。承其不棄，將原稿寄予拜讀。其先，已有電話殷囑寫序，盛情盛意，誠感人至深至邃。

每獨念學殖荒蕪，茅茨不剪，遂至糾錯，豈敢奉答！惟予向慕錢子濟鄆先生，以其泰斗崔巍之重，不以我爲鄙，不以我爲坵垤之類。以是思之，又安能不答？

本乎此，遂將大著，謹如其命，一一拜讀。

其書，涵蓋古今中外，在在周至。而且遠慮，深謀中國的發展之機，頗有何以爲序之嘆！

予也，自慚形役。雖欲爲高士，而未能入於高士之幽徑；雖欲爲大德，而未能入於大德之谷神。平平凡凡苟於世，碌碌庸庸丐於生，以迄於今日，而猶未已。

嘗讀老子道德經曰：「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」。

是故雅慕錢子濟鄆先生，其人其書之餘，爲正告世人，遂執筆而作先引先驅。苟欲探索中國的前途，到底文字如何？到底文化如何？到底文明如何？而此書，剖析甚詳。

不但國人要讀，甚至於兩岸父老們和知識份子們，都要研究，才對才好。應該是說：要挽救我們中國吧！此其時矣！這也該是我個人，先睹爲快的導讀心得吧！

自大陸易幟，毛、江專權，遂以古今，未有之強烈手段，展開文字改革。

初有羅馬拼音字，繼有拉丁化拼音字，稱爲中國的新文字。然而與中國文化，及文明土壤不合。乃捨棄這種不爲中國人，大家認同的新文字，轉而將改革文字的利斧，指向實施簡寫文字。也就是將國字簡化，如廣東的「廣」字，簡爲「广」字；如故鄉的「鄉」字，簡爲「乡」字；如中華的「華」字，簡爲「华」字，如工廠的「廠」字，簡爲「厂」字；如嚴格的「嚴」字，簡爲「严」字；凡是之類，心肝五臟，一一挖空。縱有其殼，殼也不全，這是文字嗎？這能代表中國古文化、古文明的文字嗎？

非常顯然的，這種文字改革，皆屬於獨斷與武斷，違背了文字的六書原則。因而它的改革結果，與中國傳統的文化與文明脫節，與亞洲使用華文華字的國家脫節，與國際社會的華文學者及華僑子孫固有之習之能脫節。所以依我看，這不是文字改革，而是突顯膚淺，自亡中國，自亡華

族！簡直是間接幫助了白禍論與白人威脅論，而促進中國之滅，華夏民族之絕！

基於此理，著者錢子濟鄮先生，以其明智之燈，照亮世界！他在這本書中，自始至終的大聲疾呼，唯有華文華字，才是中國的根本。要以華人、華族、華學爲自許。不要使祖宗在天上哭泣！不要將我們子孫，充作白禍論與白人威脅論的奴隸。應昂昂然的，以做華族、做華民，做華學爲自傲。挺起華國胸膛，昇起華國太陽，這就是中國文化與文明的燦爛明天！

錢子濟鄮先生的目光，既如此之宏之遠，恰到好处。

際此木鐸大振，斯文將興，願我們重回祖國的懷抱！大家用雙手，去迎接這樣中國的新文化與新文明吧！

湖南慈利卓名翹敬識 時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于鳳山行舍

自序

經歷了將近百年的動蕩、災難，中國始終在變亂、危殆中，求茁長，求生存。

在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，就華夏文字、文化而言，不僅洋人鄙之，譏之，視為野蠻。即漢人亦嫉之，詛之，恨之入骨。洵為既好氣，又好笑之事。不禁可嘆，亦可悲耳！

華國文化，果如是之脆弱，不堪一擊乎？

幸仰仗本身條件之優越，遂經得起歷史的考驗，暴風雪之肆虐。仍可以挺立不仆，歷久彌青。否則必如弱幹朽枝，決禁不起一再的摧殘襲擊，終于摧埃，叩古文化，一去不返也！

何以有此一段曲折緣由？蓋從宋、元以來，國內人才因：志有餘而學不足，心有餘而才不足，力有餘而識不足。以是倒行逆施，短見盲人，到處充斥。不以為惡，不以為怪。

自建民國以來，亦益如是。遂更如是。

如具有是三者之長才在，焉能漫長建國之路，走得如此艱辛，如此坎坷，如此貧困？

緬懷昔日，荼毒慘酷之往事，彌使人不堪回首。感慨無已，足為之扼腕者再！

其伊始，治國方針，即淪為幫派意識之手，而不省何謂治世之方，安民之道。徒知尾隨荒誕夢想，險詖學說，被塗上甜言之毒素所迷。遂以為宰天下之能事，畢矣！盡矣！

一旦噩夢已醒。何以猶不知，得失之理何在？興亡之跡云何？乃真正懵懵懂懂，形同渾然坐忘也！

此期間內，非僅外敵欺凌，侵略，竊據，屠殺；即本國漢人，亦以幫派行徑，嚴分敵我。自

相殘殺，善類一空。人才誅戮殆盡，洵良可嘆已！

考其歷史，近代中國之亂，應始自五四。因有謂華文不良，遂妨礙科學的發展，以致使政治地位受挫。故有倡行語體、白話之說。是等文盲，如知俚白，乃隳之文體。何以迄今，隳益不振？事既如此，又烏值得採用哉！

如能得聞英人所說：老書耐看，老柴好燒，老妻可伴，老友易交。如能得見英人李約瑟著，或稍可杜絕，彼等盲人之說。足以減少幾分，仇恨憎忌之心。彼等必改口，得意洋洋爲言：眼界已爲之大開也！

又如得知，以往華人，科技非弱。乃弱在民心早亡，國之主已數易位久也！不知猶有說乎？

且不言四千五百年前，創承雲樂之顓頊帝，爲造「渾儀」，乃測天之物；所著顓頊渾儀一書，於如何造法，敘述甚詳。見劉歷、春秋文耀鉤。並作歷書，乃數理之著；以孟春之月爲元，以正月朔旦爲立春，因悉大備，故有「曆宗」之稱。

亦不言最遲約二千三百年前，古人爲制出蛟：義即今人所謂，山洪暴發，平地數丈，漂沒田禾廬舍之患。故三代官民，率於春夏之交，預作防範，以避水災。此即禮紀、呂氏春秋所說：「令漁師伐蛟，取鼃」。漁師，掌管水族類之官也。師者，謂可累世，以此擅長專業，而教導世人之官長也。蓋洪水之發，必與蛟有關。先由此著手，則易杜止。惜其法失載。惟浙人猶知之，好之，寶之。嘗將經驗、方法，詳載於古本臨安縣志。亦未必如今人之治潦，東堵西攔，奔走呼號。頭痛醫頭，足痛醫足。忙得一團糟，不知從根本解決。結果仍未能永除，亦不知所以然也。何以會如此？

即以千年前大唐而言，能於器物上，論鑲嵌金鏤爲飾，就有一十四法，曰：銷、拍、鍍、織、研、披、泥、鏤、燃、創、圈、貼、嵌、裏金也。見唐六典。其法，今不盡傳，其愚者爲誰？

甚至迄殘唐十國時，中原淪爲異族，刀俎魚肉之場。吳越國安內攘外之餘：爲除潮患，發明海底工程，以土、石造堤，外植巨木，以折水勢，長三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丈之海塘；發明水戰液體彈，遇水則燄彌盛，用以摧巨艦，迫使敵人乞和；皆見吳越備史。發明攻城利器固體火箭，有操作軍士，以鞏固國防（後南唐都城，即爲吳越是物攻陷），參見宋史、吳越備史。杭人發明鎔硫黃，塗於薄如紙之松木片上，以代燈燭，北人呼爲：引光奴，見彙苑詳注。淮南兵推洞屋攻蘇州城，守者發明輪竿，投錐揭之，使不得逞；砲彈至，則張鐵網拒之，遂不能施虐，見資治通鑑。溫州發明蠟紙，潔白光滑，時稱第一，見三柳軒雜識。發明體薄胎堅，滋潤光亮，刻以稜形，扣以金、銀，時人歎爲難得一見之祕色瓷，見宋會要等。國子監國子博士邱光庭，引經據典，著海潮論，認爲陸地是板塊飄浮；潮汐一日二至，乃由地球之明流、潛道所形成，猶如人之呼吸脈絡；敘理甚詳，見全唐文。時天文知識甚發達，見出土之吳越墓室石刻蓋天圖；上繪北斗及二十八宿，用金箔作星，同一星座則用硃紅色相連；三道橢圓形弧線，位置準確，並有坐標線。廷中並有精通星算、奇門、占候、風角等人才，見十國春秋。是等技，可用於數理、作戰、察風雨、測陰晴、推旱澇、預知地震等，遂可以先作防範。有助於今之防洪治水，航空事業，發射火箭等。由此具足見，未必科學不強盛也！乃愚昧不肯讀書。遂蒙然，猶似豎子，俱不知也。

按是場民初動亂：其近者，確爲建國初，人才極貧乏。可由時人之命名、行事，已知其不永也。要皆非出自華夏大才之所爲也。故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，遂有正僞曲直之別也。

其遠者，乃肇自北宋，已引起朕兆。蓋主宰派之宋臣論史，悉奉執佔據京城，即是宗主說。甘爲異族作走狗，引以爲榮。見舊、新五代史、資治通鑑等。非以南北朝之春秋說，以劃清敵我也。故後者，遂有隋、唐之盛。而前者，本非爲文物國而言，乃以野蠻時代，強權即公理而設也！

斯邪說，既由出身異族之大宋王朝，開導於先；遂有異族金人，南陷中土，繼承於後；又有原本異族的韃靼，南滅宋廷，亦繼承於後；後有本是拜火教、色目人的朱元璋（本名朱葛諾延），混同胡、越，公然無愧，亦繼承於後；殆至滿清，雖出自本土，亦以服飾辮髮之異，有別於吾華，亦繼承於後。

是中，則尤以韃靼，深懼虜少，居之不安。遂將色目異族，移居淮上。戶爲五比一，十家共用一刀，俾就近監視華人舉止。是族人不喜華文，只喜營私。從此中國，遂淪爲幫派，爭相掠奪之地盤。如無幫主、堂規、地盤，幾有不成爲國之嘆歎！如否。安能長受制於外敵，迭有屈辱於異族之史？明賊則於末稱帝前，爲怒人民，協助陳、張之恨，下令血洗三湘、河南；住江南者，謫徙雲南，道途中死亡不少，仍居者課以加重斂賦（明亡，始取銷）；既據位後，據聞吳、哈嘗作統計，有案可查，親弑臣民計五百六十萬；此後繼者，製造冤獄，株連之眾，多至十族。有此二七六年來之誅屠不斷，華胤子孫，早已人才竭盡，焉能有希望重作主人，再造河山？

其北宋，自宋仁宗親試，由歐陽修任知貢舉。從此文章，遂以卑陋爲宗。以是博學之士，率皆拒赴殿試，以示抗議。宋史稱「毀行干進者，不可勝數」。「往往沉淪十數年」之久。有宋一代，向以詩訕上，置官吏於法。甚違背華夏，以詩教立國之宗旨。宋仁宗只好說書。遂使詩文史

等江河日下，益發庸俗。黠虜則將讀書人，列爲九流之末，位同乞丐。難怪所爲文辭，悉猥穢不通，足見可悲。有明一代，於文學言，雖略有起色。然終難逃出語錄、小說的陰影，不能有所作爲。迄清，雖詩文史猛進，已能力追漢、唐，大有起色。惜因民初，國人之不知不識，遂又跌回谷底，進入百劫莫復！

蓋異族之治華，只求暫時的及身榮。惟圖享受，只知肅內媚外，掌生殺之權。從無慮及身後之想，久安之策，直至敗絕，嗣滅爲止。惟己族之治華，則以安民重才尙德，力圖百世功，萬代之利，遂一切異焉。

如以此理，爰考二宋之主，苟安於世之治：北宋則自太宗中流矢歸，宋真宗不思報仇復土，反與契丹約爲兄弟；尊攝國政，嘗於澶淵之役，親御戎軍，指揮三軍之肅太后爲叔母；歲輸銀十萬兩、絹二十萬匹（宋史僅有：契丹使來講和；來獻御衣食物；定和，戒諸將勿出兵；錄契丹誓書頒諸州）。勢既如此，又如何能獨立自主？南宋則與金立盟，畫淮爲界，割唐、鄧二州予之，歲奉銀兩、絹匹各二十五萬；（以下宋史無）金始許和，遂以衰冕圭冊，立宋康王（即高宗。已失京城矣）爲帝，以臣爲宋之事，宣告中外。事既如此，又如何可以奮發有爲？信皆是厄於春秋道統，難以稱尊，羞辱中國人之舉！然卻多諱事欺世之史臣。上見宋史、遼史、金史。因此，平內亂自有餘，可以樹威；戰外敵遂不足，堪以爲悼。爲達統治目的，只好專一剝削壓榨百姓，轉將所獲，上獻異族，冀謀君臣飲宴爲樂！於文學之作：則不知語錄，本出自番僧所爲，非華夏文體；詩文則不逮甚。有是之衰頹，其國安能振作？更不知詞，亦非吾國正統，乃擁妓歌舞作樂，流連醇酒，因紈袴而起。類同今世之KTV。舉國上下，好妓若狂，不好者君王則厚賜焉！有是

之迷戀，其國不亡何恃？

如謂宋，乃系出華裔。請見以下三段：

宋太祖時，有屠江州之憾。有數以駱駝，作爲兩國禮物；此舉漢、唐無。嘗封他國國王之妃，爲夫人；並賜予霞帔；此物，於唐代爲舞衣，爲道士所服；皆不合華俗。以上見宋史。凡命婦（小周后）入宮，輒居數日始返，見避暑漫談。也不合傳統。宋太祖嘗問趙普，爲何行禮，男子跪，婦女則否？普不能答。宋太祖謂侍臣曰，朕欲使武臣盡讀書，以通治道如何？左右文臣，居然不知所對。宋太祖諭宰相，年號決不能用，昔日已有者；及後蜀平，宮人入內，帝見鏡背有「乾德四年鑄」五字，乃知相同；次年立將乾德，改之爲開寶。宋太祖時，宰相爲了殿門廟諱，書不成文，點劃有誤，上奏：計二百一十四字，亦云多矣。皆見宋史。

建國已二十八年，宋太宗始知，凡國王之印，文用「某某國」爲非，後應加「之印」二字始合；後因得蜀人印官，始知所有印，文謬筆誤甚多，只好命將所有的官印，皆重改鑄。初，宋不重學校，立國八十五年後，宋仁宗乃下詔：天下州縣，皆立學校。皆見宋史。宋哲宗時，蘇軾不敢奉詔，爲太后薨，撰暖壽之文，見閣知新錄。因與吾國之俗，不甚相似者也。

此外史載大事，大致而言有：宋太祖詔川峽諸州，民有父母在，而在別籍，有異財者，死。

宋太宗詔命諸州，大索知天文、術數人，匿者論死；又詔禁天文、卜相等書，私習者斬；禁川峽民，父母在，出爲贅婿；詔內外諸軍，除木槍弓弩矢外，不得蓄他兵器；詔京城蒲博（謂賭博）者，斬；詔私煮私販（明）鑒者，罪有差。宋真宗詔民間天象、器物、讖候禁書，並納所司焚之，匿不言者，死；禁以金飾服、器；禁毀金、寶，塑佛像；詔凡屬辭浮靡者，皆嚴譴之，已鏤板

文集，令轉運司擇官看詳，可者錄奏（斯甚違背，吾華夏，以詩教立國之宗旨）。宋仁宗禁民採金；禁京城造寺、觀；頒民間冠服、居室、車馬、器用犯制之禁；禁銷金爲服飾；禁以金箔飾佛像；禁司天監、天文、算術官，毋出臣僚家等。後繼者所禁項目更多，略。其大者：宋神宗頒新法，天下騷動。宋徽宗造艮嶽，流毒諸郡垂二十年；建黨人碑，諸賢一空。宋寧宗禁私人著史，禁僞學（道學），禁都人說火災事。宋理宗嚴禁中外上書等；皆見宋史本紀。視是等所作所爲，即秦始皇見，亦當大嘆，自稱勿如！爲有此舉，加以後宮干政，歷朝數一，能無所疑乎？

以是近千年來，春秋撤防，華、夷莫分。國事彫敝不振，民族自信心，爲之遂喪失。從此國人，願睹二宋、虜元、殘明、遜清之亡！一旦王朝勢倒，率坐視不救，形同陌路。尤以兩宋之亡，軍民幾皆棄政，不問國事，絕無休戚相關之情。空有宗澤、岳飛、曲端、文天祥之志，亦莫可爲也！其中之獻替，血淚斑斑。無不一一，悉可以由此，得知一二也。

我愛中國。我雖狂傲，只敢斥責愚昧宋臣，文史詩之劣！獨不敢妄議，三代文字，漢、唐詩、賦、駢文之非。區區兩宋，敢導吾人，背棄春秋大義，不以認賊作父爲恥。此說，含背棄華夏文體在內。既失禮失言於先，吾人自不得，亦以客禮相待。

國人之民族自尊心，自遠不如朝鮮、以色列人爲強烈。一旦民逢復國，於語文史，大有知恥必改之決心。決不妥協，決不苟且！吾國漢人，則較麻木，不知羞辱，爲何物？故樂將異族所有的：名詞（如金語胡同等）、穢史（五代史等）、建築（如元人喇嘛所造白塔，志在鎮壓吾民，萬劫不復）、樂器（如琵琶、胡琴、唢呐等，稱之爲國樂）、器物（如元人製元寶等）等，千百年來，照樣印製，照樣欣賞，照樣採用，並列爲教材（如金、元人詩文、戲曲、小說等），不以

爲難堪，總不知羞辱，自行加以剔除。爲何有此之別？豈自五代、兩宋以來，空有名存，真的民族自信，已喪失殆盡乎？

其主政，如是國人，必採中庸：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。必全國人民，俱立俱達後，行有餘力，始救助外鄰。己族爲上，本國第一。寧爲人笑，莫被己憎。助人不必掛懷，不求回報。自無後怨。如予取予求，始終不斷，他日必有隱憂，引起後患。凡非是國人，其所施行：必是己不足，供他人以足；己不德，示他人以德。欲圖他國，不知己國虛實之人民，頌功也！斯者，不異緣木求魚？後者，如老蔣，則誅內畏外，重斂苛稅，巧取豪奪，欲作全世界之救星；如老毛，則寧可己國窮，獨竭盡財力，濟助友邦，想作率天下之偉人。一旦反覆，利益有損，雙方不能容忍，立刻翻臉，遂生怨望！則如老蔣，獨持私心，對日以德報怨，不顧民死千萬；復禮聘頭號戰犯，教以皇軍動員制度，訓練己軍攻防之法，爲臺民帶來無窮禍患；卻不知己爲勝國，今之日本人，早已無此箝制也！則如老毛，不忘老毛子相助，由衷感激；復感謝日軍侵華，遂能坐大；後爲珍寶島事件，雙方成仇，不惜兵戎相見！皆可證也。

近則有中、越事件。如雙方，皆不忘歷史：必知二者，本是手足一家，豈能招致禍起蕭牆？古史五帝紀說：炎帝、神農氏的領土，「南至交趾（今安南，即越南），北至幽都（即幽陵）」。歷史既如此悠久。迄明朝，越南人民可以赴京，參加進士殿試。雙方關係，已可說不分彼此，有如唇齒相依。形同骨肉。既然往來密切，又都是無產階級，志趣亦相同。何以居然也會爲了些小利害衝突，遂互不忍讓，因而同室操戈？故從中、俄、越事件而言，即使是志同道合者，亦不免有鬥爭，變生叵測。當意見分歧時，人窮志短，自不免頤指難受，爲欺人太甚也！故無論是會

受人惠，或竭盡所能，以調他人者。當先考慮，筆者前之所說，以免有失也！

這項新聞，如提前爲馬克思、黃河大合唱的作曲人，親見目睹。何以史達林與老毛，都於成功後，有此大肆整肅自己同志的消息？他倆證實，確有此事後，會產生些什麼樣的情緒、感想？是另構新思，寫更成熟的作品？或是氣得焚去手稿，回歸中庸之道，不忍再禍世了？

爲此之失，應切實加以檢討。尤其是春秋道統等，相關的諸多問題。

世人咸知，國家要素有三：土地、人民、主權。此一般之謂也。

必有語言，猶不足以稱道。必有文字，方能成爲文明國家。爲鑒於文字與國家，尤不可缺，尤爲重要。世有文化優良，文字汗竄之古國乎？必無。以有是念。遂作是文。

夫文字者，國之根本。文化者，國之命脈。其文字改，其文化必變，其國民必無幸福。必不免陷入紛爭，永無寧日，難以遠離憂患。

遠者視暴秦、王莽之所作所爲，可以知之；中者，視北宋之行新法、改文體，可以證之；近者，視民初建國，幫派山頭人物，厯言於一堂，可以悟之。尤以二蔣之篡改文體，曲解文義；毛、江之篡改文字，妄毀文化，更可以證之。斯事，足鑑萬世，足儆來茲！

民元方啓，即有所謂之拼音、簡字、羅馬化、拉丁化等之說，由來已久。

何以稱爲拉丁？似乎語焉不詳，知者尤尠。

按所謂之拉丁化，吾人皆知，大多數斯拉夫語的形式，都繼承原始母語的七格，即：主、屬、與、賓、呼、方位、工具。動詞有時、體之別，以及相應變化之法。最基本的共同詞彙，則來自波羅的海語、斯拉夫母語（有中南北三種方言區）、以及向伊朗、遠東及西歐諸語言借詞。其

文字有二：一是使用，約由十世紀西里爾所創制的字母，發展到廣爲採用保加利亞、馬其頓、塞爾維亞、諸東斯拉夫的字母；一是其他的各斯拉夫語，則採用拉丁（即羅馬）字母。後者，遂稱拉丁化也。

西里爾字母發展於九世紀。爲信奉東正教，操斯拉夫語的諸民族而創。乃以九世紀，希臘的安塞爾字體爲基礎，可能由聖西里爾和聖美多狄屋斯所製（名前加：聖，乃學中國，如稱孔子爲聖人也）。見九世紀的舊約譯本及教會文獻。這種字體，最初有四十三個字母；現在的俄文，已予以簡少，只有三十二個（比英文多六個）；烏克蘭有三十三個，保加利亞及塞爾維亞則只有三十個。

最早的古俄羅斯文學，起源於十一到十七世紀末的基輔，見俄羅斯編年史，約一一二二年在基輔編成。基輔，是烏克蘭首都。因建於八八二年（時宋溫降唐），遂有「俄國城市之母」之稱。曾與拜占庭、瑞典、英、法等建交。於一二四〇年，被韃靼拔都攻陷，城市多處被毀，居民大部被屠。是事，新元史拔都傳僅有元太宗十一（一二三九）年正月，拔都謀攻計掖輔；十二年，殺計掖輔使者；迄元太宗斃，皆無載屠城。元太宗本紀則載有「十二年庚子（一二四〇）南宋理宗嘉熙四年」春正月，「拔都以幹羅斯諸部悉定，遣使來奏捷」。似得之甚易。與上說不一。他城則載，獨無此屠？舊元史本紀無，拔都無傳。豈太殘暴，不忍書入乎？以不德，故蒙古一蹶不振，從此互古消逝，宜焉。世嘗載：成吉斯汗每殺十萬人，即繫一髮，於所用之矛上。其數之多，密逾旄纓。見興隆山墓室，所陳列者。以吾人視之，何足誇銜，徒添人世罪惡，如此而已。民初人云：新元史「義例謹嚴」。實不敢苟同。如謂爲乃揚胡穢華，則近焉。